



## 掬一捧笑容慰流年

老藤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我该拿什么奉献给你?这是我参加中国作家采访团前往皖、浙、湘期间一直在琢磨的事情。从大别山深处的岳西、霍山,到长三角的淳安、桐庐、安吉,再到湘西的花垣、泸溪、吉首,一路走来,采访团一行如同一队从周代穿越而来的采诗官,在村寨阡陌中游走,在商贸村民间访谈。尽管脑子里总在幻想古时采诗官信马由缰的洒脱,但十余天下来,我并没有采到诗,也没有听到原汁原味的民间歌谣,但让我欣慰的是,我采到了一掬鲜花般的笑容,这笑容是风雅颂无法比拟的。

桐庐,隐逸文化的重镇,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就取材于此。在这个美丽的康养福地,我被下姜村展览室里一张妇女的照片吸引了。照片中的妇女置身栀子花丛,正采摘栀子花,她笑得很开,露出了并不整齐的牙齿和淡红的牙龈,她的眉眼、颧骨、高高结起的头发以及蓝色的坎肩上仿佛都带着笑,整张脸都红透了,连毛细血管似乎都激动得要怒放,这是一个把笑容诠释到极致的劳动妇女,她让我联想到春天漫山遍野的红山茶。

似乎没有谁说某一种笑容像苔花,因为苔花太小了,小如米粒。在皖东岳西县关乡茭白合作社交易点,我发现了一个苔花般的微笑。那是一个正在包装茭白的中年女人,个子娇小、圆脸,穿蓝色工装,我悄悄给她起了个很文艺的名字——茭白女。我问她茭白价格如何?茭白女说了价格后微微笑了一下,这是一个需要仔细捕捉才能发现的笑,如同细密的苔花,隐藏在眼神、

眼角和两腮浅浅的酒窝里,茭白女苔花般的笑容告诉我,她是开心的。不知何时,盲目的怀旧情绪似乎变得时髦起来,有些人喜欢重温已经烟云般散去的民国梦。在网上看到过一些民国老照片,我发现照片中的人物很少笑,不管是摆拍的达官名流,还是随意街拍的市井人物,其表情大多十分木讷,笑容哪里去了?一个被小资们津津乐道的所谓美好时代,笑容竟如此匮乏。

浦市,曾经是一个繁华的古镇,明清时有“小南京”美誉。随着公路运输的开通,沅江里橈桅林立的古渡已经不再,进步的潮流似乎与这座古镇擦肩而过。多年来,这里如同一口无人汲水的古井,日夜张望着蓝天流云,变得停滞,甚至有些浑浊。我们来到河堤边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建筑——万寿宫,这里正在表演傩戏,因为不收门票,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我看到一位老人看戏很入迷,不时跟着哼上几句,便过去与老人聊了几句,老人叫郑必涛,72岁,去年刚刚做完肝胆手术。老人在邻县工作,退休后回浦市养老,平日里和老友喝茶,听听高腔,照顾一下上小学的孙儿,日子过得挺闲适。我说现在人们都进城养老,您怎么还从县城回到乡下?老人说:浦市好呀,水好、空气好、青菜也好,看戏听高腔,凭啥不回来?老人说完这段话朝我笑了笑,我被老人的笑瞬间打动了,这笑容像一朵百日菊,脸上皱纹如同花瓣层层泛开来,给人一种幻化的效果。

与郑必涛百日菊般的笑容不同,花垣县十八洞村八十多岁的施成富老人的笑则如同向日葵一般灿

烂。施成富老人是当年坐在总书记身旁聆听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讲话的村民,“为了能吃点儿想吃的好东西”,他特意装了一口假牙,大概没有想到有客人来访,我见到他时他没戴假牙,正坐在院中小凳子上晒太阳。老人笑眯眯地望着我,把一张眼角下弯、嘴角上翘的笑脸呈现给我,这笑容太像葵花花了!我忍不住用手机将它定格下来。

韩凤娇的笑则可以成为十八洞村魅力的标志了。韩凤娇本来在西子湖畔生活和工作,因为爱上了十八洞村一个小伙子,毅然远嫁到这座千里之外的苗寨,当起了义务导游员。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韩凤娇的笑容,尤其是将自己爱人的照片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她笑得无半点掩饰,如同一朵阳光下绽放的荷花。这本来是盛开在西子湖里的荷花,是什么让她盛开了在群山深处的十八洞?答案很清楚,如果十八洞依然是多年前的老样子,韩凤娇还会嫁过来吗?让我联想到矢志不渝的笑容是小岗村表演花鼓舞的姑娘们,她们在表演过一段风阳花鼓后,簇拥着著名作家铁凝说说笑笑。姑娘们的笑容明亮、幸福,充满快乐。如果时光倒退40年,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的姑娘们是否会有这样的笑容?

有人用白玉兰来形容女性含蓄的笑,在见到了被称为豆腐西施的石清香之后,我认为这个比喻无比贴切。石清香是吉首市矮寨镇坪阴村人,苗族,她家的石磨豆腐采用当地青皮豆为原料,泉水泡豆、手工石磨磨浆、柴火铁锅熬浆,这一技艺已经被当地政府列入非遗项目加以保

护。采访团与村民座谈时,石清香很端庄地微笑着,她的笑含蓄内敛、恬淡自然,有着白玉兰般的气韵,是一种雅而适度的笑。仓廩实而知礼节,如果湘西的土家族、苗族兄弟姐妹不脱贫致富,这雅致的白玉兰怎能绽放于群山深处?

在湘西,我也遇到一个不笑的老人,她是龙大娘,家在坪坝村文化广场后面几十步远的地方。龙大娘坐在自家的大门前静静地看光景,她家的房子旧但不破,一看就是老宅。我向老人打招呼,经过一番手口并用的交流,我得到了如下信息:老人姓龙,82岁,儿子在镇上打工,她和孙子住在村里,生活虽不富裕,但吃穿用都不愁。让我疑惑的是龙大娘一直没有笑,黧黑的脸色十分凝重,我问她有什么困难,她指指自己的小腿说:腿不行了,不能出去走走。我这才明白,老人是为自己不能出去走走而伤心,她也许从电视中看到过近在咫尺的矮寨大桥,也许知道十八洞村几位与她同龄的苗族老人进了北京,上了电视里的《星光大道》,而她因为腿不好,却不能出去走走。我猜想龙大娘内心一定在渴望一种笑,只不过这种笑是孕育在心中的蓓蕾,尚在成长之中。

采访归来,在盘点十几天的收获时,那些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仿佛云霞流霓一闪而过,脑海里反复浮现这些花一般的微笑,它们带着芳香、带着雨露也带着希望,构成了一掬绚丽多彩的花束,我懂得应该把这掬花束献给谁,同时,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最美的风景是笑容。

插画 董昌秋

## 微小说

## 英雄

闫耀明

“挺起胸,头往上顶,拔起来,将身体拉长。下颌微微扬起,目视前方。双肩打开,向后展,两臂摆起来!”队长边走边大声讲解动作要领,提示队员。

“左脚踩在音乐节拍上。左脚!”队长又大声喊。  
二楼按照队长的要求做。他觉得很累。这样走路,二楼还是第一次。

二楼不习惯这样走路,二楼走路时腰是软的,肩是扭的,身体是晃的,脚下是闪的,没根儿。就是坐着的时候,二楼也喜欢将身子歪在椅子上,如一件皱皱巴巴的棉大衣。常去网吧的人都认识二楼,不需要仔细看,一看那坐姿,就知道是二楼。皮子时常看着二楼笑,那“哧哧哧”的声音里,透着坏。皮子一笑,二楼就用脚踢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真雄壮威武,按照队长的要求走,让二楼有了不同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胸里有一股气在往上顶,那股气很足,也很固执,不停地顶,顶得二楼不得不将下颌微微扬起来。有时,二楼顾头不顾尾,脚下有点儿乱,踩不到节奏上,队长就训他。

二楼就对队长有意见。健走队是队长成立起来的,喜欢走路的人自发地加入进来,原本属于松散的组织,可队长却要求严格,按照军人的标准要求大家,让有些人感到受不了,有人离开了。当然,也有人加入进来。

二楼就是后加入进来的。医生说,你要是再不加强锻炼,身体就废了。医生还给了二楼一个建议,就是走路。虽然浑身难受,提不起精神,但二楼对医生的建议却有些不屑,“走路谁不会?我11个月就会走了。”但医生明确告诉二楼,“你不会走路。”于是,二楼参加了健走队。

“队长,当过兵?”健走队出发前,二楼凑到队长跟前闲聊。体育休闲广



插画 胡文光

场的灯很高,光很亮,透过银杏树的枝叶,照在队长的脸上,亮亮的。

队长看看二楼,说:“当过。”  
“特种兵?”二楼问。  
“立过功?”二楼又问。  
队长伸手扶了扶头上的白色长檐帽,没回答。  
“你进步很大。”队长却夸奖了二楼。

二楼美滋滋地笑。听到夸奖,二楼挺高兴。开始健步走了,二楼按照队长的要求走去,竟然觉得很舒服。  
一个小时,走了15圈,大概7000步。走完了,队长拍了拍二楼汗津津的后背,说:“身体打开了,经络疏通了,气血运行好了,会觉得很舒服。”

二楼确实觉得身体更舒服了。二楼上瘾了,每天晚上都准时来到休闲广场,健步走。

健步走的时候,二楼的思维没有闲着。他看着在一旁跟着走的队长,想事情。队长是女的,高个子、大身板、身体壮实。二楼想,当兵的时候,队长一定是个好女兵,不输给男兵。说不定,队长还是个英雄呢。从现在队长的精气神儿来看,很像。因为二楼站在队长身边,能感受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气息,那气息让二楼的身子发紧,像是被一个夹子给夹住了。

于是,二楼也开始想当英雄了。二楼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心里竟然还藏着一个英雄梦。他觉得自己也有很多长处,比如比较沉稳,而且眼睛好,视力出色。要是赶上战争年代,自己一定是一名优秀的狙击手。因为自己的特点适合做一名狙击手。二楼还觉得自己就是爱玩游戏,要是不玩,干别的,也一定很英雄。那名医生看二楼的时候,眼神里有鄙夷在闪,二楼觉得当初自己要是好好学习,也能考上医科大学,当一名医生。二楼个子不低,身材也不错,要是去打排球,肯定也很给力。上中学的时候,二楼打过排球,他当二传手,组织大家进攻很有一套,要是郎平来给他指导指导,他一定能成为最好的二传手……

每天晚上健步走,二楼都要当几次英雄。那些英雄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都是二楼喜欢的。虽然这些英雄都是二楼想出来的,但是二楼越来越觉得,自己真的要成为一个英雄了。  
队长当女兵的时候,是个英雄,跟着英雄走,哪能不成为一个英雄呢?

当二楼当了100次英雄时,他觉得自己就是个英雄了。

踩着音乐的节奏,听着雄壮的进行曲,迈着矫健的步子走,二楼觉得胸里的那股气顶得更足了。  
皮子有些意外地打量二楼,问:“你小子,咋不歪了?”  
二楼觉得自己的身子确实不歪了。

皮子又问:“你小子,咋不来玩游戏了?”  
二楼没回答。

“我快不知道你是谁了。”皮子说,悻悻地。  
“你好像不是二楼了。”说完,皮子就走开了。

看着皮子摇晃的背影,二楼说:“我是英雄。”

## 蒲河之岸(组诗)

潘志奎

是琥珀色的光芒  
让香蒲草消瘦的影子  
一如既往地瘦着,瘦着  
时光已无立足之处  
一座城市的灵魂,栖息于  
蓖纹绸和夹砂红陶的残片里  
流水摩挲着河岸  
声音无法触及,风干的  
河蚌骨殖内的悲悯

石头也坐在水边  
芦苇、晚风,崭新的  
夜色,从四围抚过来  
一只蛾子,引领  
我一米的目光  
穿越虫鸣盛大的降位  
以及金刚禅寺走失的钟声  
止于,夕阳余晖  
正在燃尽的青铜灯盏

现在,我理解了野花的眼神  
是内心无比的恬静  
让她没有丝毫的慌乱  
这是我一直行走人间的灵魂  
本该享有的从容  
两岸静默的玉米、村庄  
高于野草的山冈  
这些伟大的旁观者  
是落日最后远望的故乡

今晚,即使等不到  
月光的笛声,等不到  
天空说出乌云燃烧的秘密  
也不会迷失方向  
我初上的梦,将散成一河灿烂的星星  
照亮,水鸟的翅膀  
有白昼一样辽阔的底色

### 城市那边

推开窗,秋天就远了  
在城市的那边  
大片奔跑的芦花  
需要乘坐火车  
穿过野菊的香才能赶上

北风透明的脊梁  
向着秋天深处耸立着  
甚至高过了昨天的爱情  
她从不吝夸赞颂  
那些十分美好的事物  
裹挟着天空的乌云

乌云包藏的  
风雪狂野的味道

今天如此的完美  
流水从未搁浅过  
我独自划动一座城市  
一条无帆的船  
在四季里自由轮回

许许多多的雪  
将在冬日  
漫不经心的暮色里  
吹着轻松愉快的口哨  
掠过空旷的枝头  
落在我的肩上  
也落在城市  
和城市那边,蒲河之岸  
炊烟栖居的土地上

### 汽笛与雁阵

直到昨天  
一字排开的雁阵  
为天空画上季节的分界线  
我才相信父亲的话  
这一季秋风的散文  
是从辽河平原发出的  
动车穿越扬花稻田的那一刻  
秋天的脚步已无可挽回

我想,父亲的这些话  
会沿着高铁线路  
由北向南一站站传开  
或许有些南方婉约的植物  
听不懂北方粗犷的方言  
但只要有太多的担心  
相信汽笛能给出正确的解答

至于有人传说  
北方八月的铁路旁  
雪一样盛开的荞麦花  
是乘客们抛下的声声惊叹  
我真的说不清了  
只记得动车驶过时  
她们在风中手舞足蹈

而在秋风的起处  
成熟的稻穗已谦卑地低下头  
低过父亲盛满思念的胸口  
这让我禁不住问一声  
明晨驶向城市的动车  
能否如期为我捎来  
成捆的沾满稻香的问候

## 风物

## 那棵老槐树

齐世明

风歇雪霁,我的母报——沈阳日报院里的老槐树们,要迎迓怎样一个冬季呢?

我走进退休后睽违五载的沈报大院,呼吸一口雪后的空气,哦,好清冽!漫步槐芳园,但见一株株老槐树,如同穿上了银白的铠甲。我思绪绵绵,又回到那难以忘怀的岁月……

不知道,这最老的槐树何时栽下,但这“岁老根弥壮,阳舒叶更阴”的槐树林,一定有刘黑枷等一辈辈老报人辛勤的付出与汗水的挥洒。我们的母报,茁壮成长,也像这迅速挺拔的槐树,饱饮阳光、雨露,一直挺立在黑土地上,一直挺立在沈阳人的心头……

槐树又叫中华槐、国槐。“槐,就是望怀之意”,这是汉代的一种解读。长相思,槐树下,工间操与午休时,笑谈沈报老名牌——“黑枷评报”中不时“辣评”的“扁担句”“无主语”;枝丫间,鼓荡和谐的风,老同志与新记者边走边谈,不时有“金句”激起一阵阵的笑声……槐树下,年轻的或人到中年的记者像一只只春燕,自行车铃响叮当,展翅飞向一座座工厂、一片片乡野、一个个机关、一家家庭院……

而今,一代代老报人已离去,留下这老槐树,慈爱地笑对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抚摸着老槐树那深深的皱纹,寒风阵阵,仍有残存的树叶会意招手。哦,你这国槐,既是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物,也是报人精神与优良传统象征。坚守在这里,给过往者深深的回忆,给后来人深深的启示——

冬天,你是一柄闪着寒光的长剑,迎着风雪进击,凝视你坚毅的形象,人们感受着凛然挺立的意志。

春来,你是一只充满活力的手臂,一夜间,臂弯里成长出繁茂的叶片。紧挽你的手臂,人们的思绪和树纹一样深刻,也一样有刚强的走向。

夏日,你是一把撑开的凉伞,无私地袒露自己的品性,小憩伞下,人们的眼里有树干不屈的正

直,有枝丫向上的蓬勃。

秋天,你像一曲丰收的乐章,没有叶落的忧伤,只有奉献的豪迈。细听你的吟唱,我们和季节一起成熟,我们的信念不会像花朵一样枯萎,凋谢在时间的枝头……

穿过70年的风风雨雨,愈见你的宝贵与神奇,更显你的坚定与执着。是的,我们的母报也70岁了。在常人眼中,70岁是走向衰老的年纪,但报纸却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是的,报纸每天都是年轻的。似黑枷老所倡导的露珠一般新鲜的新闻,如清晨系在老槐树树冠上的云霞,独属于沈阳人的日常。在70岁生日之际,依然拥有年轻的心态,当然还有年轻的未来。

在槐芳园——母报的怀里,举头仰望,你是一棵昂首迎春的大树。为表达我这片绿叶的情意,我曾凝神结思,写过《党报记者之歌》:迎着新世纪的霞浪云波/前进,我们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的前辈曾在重重迷雾时求索/我们的榜样曾在屡屡风险中爬坡/我们的同事在风口浪尖上拍摄/我们的战友在三九严寒下拍摄……/我们的热血同一血型/我们的追求同样执着/忠于事实,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忠于祖国/为了党的事业不避艰险/我们的生活是一支奔跑的歌!

是的,每一个记者都谱写着是一支奔跑的歌,我们也始终秉承着黑枷老一以贯之的信条:报比天大!是的,报比天大。每思及此,一代代报人那浩然、沛然、跃然而奋发的形象就在眼前。

槐树是具“三槐吉兆”的吉祥树种。民间俗谚谓:“门前一棵槐,不是招财,就是进财”。心思如潮,我站在母报的老槐树下,寒风四起,老树有声,冥冥中,我似乎感受到了代代老报人的目光,那是付出到了毕生精力与心血的嘱托,同时是清晰可闻的寄语:报比天大——新绿吉祥!

## 大雪·大北方(组诗)

李龙年

### 漠河的白桦林

从路边、山脚,一直到阳光脚下  
白桦林挤挤挨挨,昂首向天  
钢钉般笔直,火柴般瘦小  
它们多像,稚嫩的童声  
新鲜而整齐,大声歌唱在  
新年的早晨

### 北红村之夜

中国最北的北方  
在漠河北红村  
导游再三强调:夜里  
请领略,北红村的静……

整个夜里,我只听见  
星星的隐约打新声  
听见,诗歌仿佛在耳语  
听到,语言在纸张上呼吸  
听见,额木尔河面

雾汽一片片结冰的声音  
听见,自己在梦中张嘴  
惊讶了一夜  
北红村,四野的静

### 黑土地印象

追寻一场大雪  
我从华北,追到东北  
锦州、沈阳、盘锦……  
我只看到  
黑土地暖暖地晒着太阳  
高楼和所有建筑  
与东北大平原风格一致  
粗大、结实、开闸  
把高度攥在手里

一直到四平  
才看见背阳的地方  
有星星点点,残余的积雪  
仿佛一个老人,年迈而迟钝  
遥远的初恋